

《廣古今五行記》中所見的 五行災異徵應和佛教因果報應之關係

佐 野 誠 子

前言

在魏晉時代產生的志怪之內容，本來與史書裡五行志無關。雖然《搜神記》等書裡能見到重複於五行志的災異記錄，可是其內容偏重於怪異事件，並不包含五行志較多含有的自然災異的記錄。這樣的志怪歷史中，卻有書名包含“五行”這個詞的書籍，即是《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這兩本書都已經散佚了，只見於《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類書裡的佚文。這兩本書裡既有與志怪重複的內容，又有與史書五行志重複的內容。這些內容也與其他的志怪一樣，很少自然災害的記載，可是又有趨於五行志性的災異的性質，因此書名也有“五行”的字樣。還有，特別是在《廣古今五行記》有明顯的特徵，就是包含著佛教性的災異事件。五行志的災異理論起源於董仲舒、劉向等西漢災異學家們，他們的理論根據是天人感應。這裡的天指是中國傳統的天神，並不完全與佛教相關。《漢書》和《續漢書》五行志裡當然沒有佛教性的災異記錄。可是，在東漢末期佛教一傳入中國，佛教徒和僧侶逐步參與政治。從那時候開始，逐漸見到含有佛教性質的災異，這裡說的是，既有僅與僧侶有關的災異，又有一種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的內容。這即是佛教滲入中國的結果。實際上，史書五行志裡也是如此，自從《宋書》五行志起，開始包含若干與佛教有關的災異記錄。並且與《廣古今五行記》相比成書時期稍為前的《隋書》五行志也包含著有關佛教的災異，還有在北宋成書的《新唐書》五行志裡看到可能取材於《廣古今五行記》的記載。這意味著唐朝和佛教的關係，比南北朝時代更為密切。

這篇論文的分析基於《五行記》以及《廣古今五行記》和歷代史書五行志的文本，首先要整理《五行記》以及《廣古今五行記》和史書五行志的異同，然後嘗試分析隋唐社會如何接受佛教災異，最後厘清《廣古今五行記》的性質。

1 《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

關於《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已有李劍國先生的詳細整理，¹最近他出版了輯校本。²在這裡，依據他的整理，簡單介紹這兩本書的基本信息和文本上的問題。

1.1 《五行記》

《五行記》著者是蕭吉，《隋書》卷78、《北史》卷89有傳。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他有預言等特殊的技術，驅除了東宮出現的鬼魅而成為隋文帝的顧問，又預知楊玄感之反亂，受煬帝的器重。然後去世，他的歿年推定在614、5年左右。他的傳裡沒有提到撰寫《五行記》一事。³

在目錄學上，《隋書》經籍志沒有著錄，《舊唐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和《新唐書》藝文志子錄五行類有蕭吉《五行記》五卷。另外《說郛》寫第六十唐闕名撰《五行記》共有11條，其中7條見於《太平廣記》、《太平御覽》，而出處是《廣古今五行記》、《五行記》等。大多是在唐代發生的事件，作為隋代人的蕭吉無法記錄，其中4條重見於《新唐書》五行志。蕭吉另外有著作《五行大義》，這本是日本的佚存書，內容是五行說的理論，沒有實際發生事件的記錄，完全沒有重複《五行記》佚文。《五行記》和《五行大義》之關係，目前尚不清楚。

劉國忠認為蕭吉撰寫了《五行大義》和《五行記》兩本，可是他沒有斷定這一說法。⁴李劍國認為《五行大義》是一部災異理論書，另外編輯《五行記》而記錄災祥感驗的事件。⁵李忭玉也贊同李劍國的見解。⁶

《五行大義》並不是蕭吉自己的災異理論書，是一種搜集各書所見的五行理論的類書。《五行記》現存的13則佚文中，過一半的7則可以在《五行記》以前的書見到。在這一點，《五行記》和《五行大義》的類書性質相同。可是，還不太清楚作者是否為蕭吉。或許考證作者意義不太大。

比這個問題更嚴重的是文本的混亂。《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的佚文較為混亂，有的佚文很難區別屬於哪一本。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下節要檢討。

1.2 《廣古今五行記》

《廣古今五行記》，作者竇維縢。《舊唐書》卷183外戚傳竇德明傳裡有相關的記載，他大概在開元中（713-741）去世。目錄學著作中，他的名字常作竇維縢。《舊唐書》經籍志沒有著錄，《新唐書》藝文志子錄五行類竇維縢《廣古今五行記》三十卷，《崇文總目》五行類、《通志略》五行類陰陽目、《宋史》藝文志子類五行類竇維縢《廣古今五行記》三十卷。其他，《玉海》卷5天文·唐廣古今五行記·洪範外傳項所引《（中興館閣）書目》有一條頗為有趣的記載：「竇維縢集歷代五行咎變，敘其證應，類例詳備。今本止二十六卷，欽水行一門」。⁷李劍國根據這則《玉海》的記載，推測該書本來有據五行因素的分類。

1.3 兩者之關係和佚文辨別問題

目前這兩本佚文集中見於北宋類書《太平廣記》和《太平御覽》。另外1條見於南宋周守忠編輯的類書《姪侍類偶》。⁸

這兩本的佚文辨別極為困難：一是《太平廣記》本身的各版本對於出處記載的不同。《廣古

今五行記的186條的佚文中，很多文章在《太平廣記》之沈本（明鈔本）寫作「出《五行記》」。《太平廣記》總共199條的《廣古今五行記》和《五行記》的引文中有40條是如此。特別是《太平廣記》妖怪卷中的沈本（明鈔本）作「出《五行記》」，在其他的版本上很多作「出《廣古今五行記》」。另外，所有的版本中只作「出《五行記》」之條也是，依據若干記載之內容和時代，懷疑確實在《五行記》裡，李劍國書中088〈劉志言〉、096〈蘇踐言〉、和121〈李項生〉之「出《五行記》」的3條，⁹雖只有「出《五行記》」的出處記載，卻被判斷屬於《廣古今五行記》；二是《廣古今五行記》可以推定為《五行記》的增補。《廣古今五行記》或許包括本來就有《五行記》的記載。086〈楊素〉，這條中擬定《五行記》的作者蕭吉登場：

大業五年（609），尚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僭於宮省，遣人就衛尉少卿蕭吉，請擇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終，乃以書一卷付之。此書專是述死喪之事，素聞而惡之，乃焚於前庭。素宅內造沈香堂，甚精麗。初成，閉之三日，然後擇日始開，視之，四壁如新血所灑，流於地，腥氣觸人。素甚惡之，竟遇鳩而死。九年，素長子禮部尚書楊玄感，庭中無故有血灑地，玄感懼，遂舉兵反，伏誅。¹⁰

此云大業五年尚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李劍國按文中楊素據《隋書》卷48本傳的記載，卒於大業二年（605），此條記載年代有錯誤。雖然現在的《太平廣記》引文有年代錯誤，可是這條記載裡有蕭吉的名字，假如《五行記》的撰者真是蕭吉的時候，蕭吉可能自己撰寫本來的文章，引用到《太平廣記》時或《五行記》抄寫的過程中，發生了抄寫錯誤，結果導致年代錯誤的可能性也存在。

李劍國先生也更改了佚文所屬書籍，他先在《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增訂本）》中，整理《廣古今五行記》和《五行記》的佚文時，¹¹整理為184條《廣古今五行記》和3條疑目和5條非本書佚文。最近他出版輯校本《廣古今五行記》時，將2條《五行記》佚文改為《廣古今五行記》之佚文：1條是剛才提到的088〈劉志文〉；另1條是182〈王戎〉。後1條在宋版影印《太平御覽》卷973果部·榘可以見到。出處記載中，《五行記》的三字上邊有一字空格，所以他認為這空缺應當是本來的“廣”字。¹²可是這條記載的起源在南朝宋劉敬叔的志怪《異苑》。所以，這條記載可能本來在《五行記》，然後被取材到《廣古今五行記》。

如上所述，佚文認定方面剩下很多問題。可是，筆者暫時順從李劍國先生的整理而進行討論，對於佚文認定有懷疑或需要補充的時候，隨時附加說明。

這兩本書的共同特徵是，與一般的志怪相比，有很多和史書五行志類似的記載。雖然如此，這些記載並不能反映五行志所具有的特徵，記載有所側重。

有關佛教災異，假如忽視《太平廣記》妖怪卷中的沈本作「出《五行記》」之存在，是《廣古今五行記》特有的內容。可是，有的記載其發生時間屬於六朝時代，不能否定本來出自《五行記》的可能性。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最後再討論，先分析史書五行志和《五行記》、《廣古今五行記》之關係。

2 史書五行志與《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之重複

2.1 與史書五行志的重複和獨自記載

首先筆者要整理《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佚文與其他書的重複情況。

《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的佚文，雖然有很多與別書重複的文章，可是沒有標明其出處，唯一的例外是《五行記》12〈車甲〉開頭說：「陶潛《搜神記》曰」而已。¹³其他的開頭表現都以年號為主，偶爾有人名。這篇〈車甲〉中沒有表明哪年發生的事件，因此保存了其引書來源的可能性。〈車甲〉一事，用鏡子看透女人正體是毛鹿的內容，屬於相當個人性的事件。史書五行志本來是記錄與國家有關的災異，¹⁴在這一點，〈車甲〉原則上不能採錄至五行志，而且其來源是六朝志怪。可是，《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又有與五行志重複的記載，共有30條。分別與各代史書五行志重複的情況如下：

- 《漢書》五行志：1
- 《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1
- 《宋書》五行志：13
- 《南齊書》五行志：3
- 《魏書》靈徵志：2
- 《隋書》五行志：10

《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的佚文總數大約200條，因此其中百分之十五重複於五行志。這個數字，比一般的志怪多，可是，不能斷言說這兩本書照搬了史書五行志的記載。其中《隋書》之志成書於656年，因此在614、5年左右去世的蕭吉若真的編撰《五行記》的話，《隋書》參考過本來在《五行記》的記載；或不在《五行記》裡的話，《廣古今五行記》可能從《隋書》五行志抄寫。實際上能看到《廣古今五行記》抄寫過《隋書》五行志的痕跡。這些事件發生時期自從夏桀末年（152〈神震殺人〉）至唐初。另外還有與《新唐書》五行志重複的記載，這當然是北宋《新唐書》編纂者取材於《廣古今五行記》或於其他書的。這些重複不一定指文章的完全重複。李忞玉已經分析過文章重複的詳細情況，而發現有的記載比五行志詳細，有的記載比五行志簡略。¹⁵

至少可以說，這兩本書比其他志怪更接近史書五行志，而有的記載取材於五行志。在後文檢討其解釋部分的重複情況。

另外，《廣古今五行記》中的有關風的災異，幾乎重複於《太平御覽》卷876咎徵部·風所引用各種史書的記載。這樣一來，關於這一部分，《廣古今五行記》可能參考了北宋初的類書《太平御覽》也參考過的已佚北齊時代類書《修文殿御覽》。¹⁶兩本書又重複於別的六朝志怪《搜神記》、《續搜神記》、《異苑》等。

就是說，這兩本書有類書性的編纂特點。雖然如此，現在不見於別書的記載也共有110條。把這110條依據事件時代分別的話，結果如下：

- 唐：24
- 晉：18（東晉16・西晉2）
- 不明：11
- 梁：10
- 隋：10
- 北齊：9
- 其他南朝王朝：12（宋7・南齊1・陳4）
- 其他北朝王朝：14（朝代較為分散，暫不舉數字）

我們很容易想像南北朝末期和隋唐時代的記載是《五行記》或《廣古今五行記》的撰者可能接觸了當時的材料。曹魏以前的記載都與別的資料重複，也表示著他們參看了《漢書》五行志等古老的資料。可是上舉的條目中，最古老的晉朝離隋代大約300年，在缺乏文獻資料的情況之下，關於他們如何搜集這些古老時代事件的資料線索很少。後面筆者要舉一個例子。

2.2 災異內容

《廣古今五行記》究竟包括怎樣的內容，與五行志之關係如何？現在，依據其佚文所引用的《太平廣記》和《太平御覽》之分類，簡單整理的結果如下：

- 徵應：32
- 神：3
- 鬼：11
- 雨・風等之氣象：20
- 樂器：4
- 妖怪：26
- 再生：4
- 報應：17
- 植物：14
- 動物：57

如下文所述，天人感應和因果報應的原因和結果結構極為類似，因此其中多為國家・人臣咎徵是理所當然的。妖怪也本來是一種災妖，史書五行志裡有氣象和動植物的異兆也是常見的。這些特點是《廣古今五行記》標示“五行”的原因，可是其中也有不見於史書五行志的內容。例如，人類變成老虎，雖然五行志也有變身的內容，老虎也大概分類到毛蟲孽之類，可是，志怪中常見的老虎變身內容，卻不見於歷代五行志。另外，史書五行志是以國家災異為主，可是《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包含著很多個人徵應現象，以《五行記》13〈何敬容〉為例：

梁吏部尚書何敬容，夏患瘡疾。寄在蔣山道士館。時忽見一人，玄衣大帽，立在帳側。自稱楊胡靈，將瓜四枚，云：「與公。」少時言訖，因不見。後數月，敬容以罪免官。¹⁷

根據《梁書》卷37何敬容傳，他實際上當過吏部尚書，是在普通二年和四年之間（521-523），¹⁸書中却沒有這個怪異記載，雖然如此，之後他遇到了類似的述說預言的僧侶：

（大同）十一年（545），坐妾弟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為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¹⁹

《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中所見的梁代事件多不見於其他書籍，筆者推定這些記載本來保存在梁朝宮廷裡而後蕭吉或別的撰者採錄到《五行記》。在這一點《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的記錄是較為寶貴的。還有，《梁書》引文中，有沙門寶誌預言的記載，《五行記》的何敬容記載沒有佛教色彩，可是，筆者對於非因果報應類的佛教預言的存在也頗感興趣。因為，如前所述，《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包含著佛教災異。對此觀點來說，這裡《梁書》記載也可能認為是佛教災異。

2.3 災異解釋

最初的五行志之《漢書》五行志，其編纂目的可能認為是搜集災異解釋，其中有很多董仲舒、劉歆、劉向等西漢災異學者的解釋。可是《續漢書》五行志以後，解釋性的記載逐漸減少，偶爾引用京房《易傳》等書而已。

《五行記》佚文中見到1條解釋，即是09〈石勒〉條中的徐光之發言。其實這個發言重複於《十六國春秋》，並不是蕭吉自己附上的，²⁰只是陳述其災異結果而已，不算真正的解釋。這樣的結果也並不附在所有的記載上。《廣古今五行記》也是解釋不多，其中大多是引自參考書籍裡的解釋，筆者總共找到6條。²¹另外《廣古今五行記》中有獨自的災異見解，共5條。其中032〈周靖帝〉之文章如下：

周靖帝大象元年（579）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光直屬天，自東方而來，有白龍長十許丈，西北向，舐掌而鳴。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復有大鯉魚三，從小魚無數。乘空而鬪。雷雨又甚，大風發屋，至暝乃止。魚不復見。明日，有兩黑虵，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於竇前。黑虵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魚三而鬪者，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三方起兵亂之異。²²

下劃線的部分可以認作解釋，是比較簡單的凶兆指何的內容。而《隋書》五行志魚孽也記載了這個魚鬥爭的事件，可是這篇文章中，只表示結果，沒有解釋的句子：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鬪。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鬪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遲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²³

《廣古今五行記》的敘述中鬥爭魚的條數也寫得清楚，有三條魚的部分看出象徵性，舉了三個人

的名字。可是，《隋書》五行志只提到尉遲迥的名字而已。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這三個人同在《周書》卷21有傳，敘述他們都在隋文帝時各自蜂起之事情，並不知道《隋書》為何刪掉王謙、司馬消難的事情。

《廣古今五行記》又有事件記載重複於五行志的記錄。080〈荊州人〉在梁武帝天監15年，對荊州人實行死刑時，出現了奇怪的現象，然後發生了干旱。²⁴《隋書》五行志也有這個記載而解釋為近赤祥，冤氣之應。可是《廣古今五行記》的末尾說「與晉愍帝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同。」²⁵這個記載李劍國指出本來在干寶《搜神記》。²⁶干旱之事和干寶發言又載於《宋書》五行志恒陽分類，《宋書》五行志將同一個人物的冤枉事件又載於赤眚赤祥分類，因為淳于伯被殺死的時候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這個荊州人死刑的時候也如此：「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²⁷這也與血有關。而《隋書》最後的冤氣之應的說明，沒有涉及干寶所指出的事情。

可是在《隋書》五行志，只把這個事件載於赤眚赤祥分類而已。並且，《隋書》五行志全體裡見不到源自干寶的見解。所以這個荊州人的解釋敘述，大概是本來的《五行記》作者自己撰寫(更正確地說是引用)的見解。

還有北周發生的033〈蘇氏〉²⁸和陳後主時的035〈陳後主〉²⁹也有解釋性的說明，這些都沒有重複於五行志等書。這兩個記載的共同點是都在南北朝末期發生。或許可以說這些記載的編纂者確實參看當時的災異檔案，偶爾引用至這些解釋。當然本來有很多解釋而被引至類書時刪掉的可能性也在。可是，從獨有的解釋敘述來看，撰者並不一定堅持五行災異理論。而對於唐代事件沒有任何解釋，這意味著《廣古今五行記》編者對於進行解釋不太關心。

另外有兩條其他性質的解釋。其一是164〈軍行地生蟹〉：

軍行地無故生蟹者，宜急移，吉。蟹，魚之類，水失其性，則有此孽。³⁰

這個記載見於《太平御覽》卷942鱗介部·蟹引作《廣五行記》，164〈軍行地生蟹〉前一條也引自《廣五行記》。其163〈富陽山獠〉是山獠破壞蟹斷而品嚐螃蟹的事件。〈富陽山獠〉本來見於《搜神後記》或《搜神記》。³¹這個山獠也屬於異性太少，土俗的妖怪之類而已。可是〈軍行地生蟹〉的記載並非志怪之類的事件，簡直是通俗占書中常見的說法。類似的記載另外有《廣古今五行記》171〈蜘蛛〉。這只有「蜘蛛集於軍中及人家，有喜事。」³²的句子，沒有事件敘事。

這兩則中的占辭句子，目前找不到全部相同的記載。可是類似的表現很多。前者〈軍行地生蟹〉之詞是《地鏡》曰：「地無故生雜物，天下亂，兵起，大水。」³³之類的。類似的占辭多見於通俗占書。〈軍行地生蟹〉最後的水性的說法偶爾見於五行志。《漢書》五行志在每一個五行因素開頭部分引用《洪範五行傳》和其太學之解釋(即是“說”)。其中太學的“說”是如此：「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³⁴。類似171〈蜘蛛〉的解釋見於《太平御覽》卷914羽族部·鳥所引的《抱朴子》軍術曰：「衆鳥群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焉。鳥聚軍中，揭殯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敗軍也。」³⁵和《唐開元占經》卷116禽占·鳥咎徵中京房曰：「伯勞鳥聚軍中，歲大水。」³⁶等。《唐開元占經》所引用的句子來自京房《易妖》、《易

飛候》等書，早期被《漢書》五行志引用，而後代的史書五行志也常常言及。其中內容很多關於國家災異。171〈蜘蛛〉的解釋，不僅提到軍中，而且提到家中，在這一點，它還是不僅與國家有關的占辭。這樣的言及軍隊、官位、家庭等的內容也類似通俗占書。而且與此同時代的天文類書《天地瑞祥志》裡也是常見的。被視為《五行記》作者蕭吉也利用這些通俗占書裡所見的法術，驅逐鬼魅之類。³⁷還有這些類似占辭記載之存在，意味著《廣古今五行記》中所見的表面看似獨有的解釋也許依據過通俗占書。

筆者認為《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雖然標榜“五行”，可是，編纂者的關心主要在民間災異事件。

3 《廣古今五行記》所見的災異和佛教之關係

我們將要檢討《廣古今五行記》的另一個特徵：佛教災異。暫時整理為3個題材來分析。

3.1 沙門預言

史書五行志裡最早的關於佛教的記載，即是《宋書》五行志詩妖裡的預言詩：

司馬元顯時，民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為兵所傷。木互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刻，媿媿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所道，行於世。孟顛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互」，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媿媿」，美盛貌也。³⁸

竺曇林沒有其他的記載，因此無法知道竺曇林的生平履歷。他的讖緯預言詩的做法，是五行志其他的讖詩中也常見的文字謎，無任何佛教色彩。可是，預言的技能是南北朝神異僧的特徵之一，佛圖澄也因發揮預言能力而被石勒任用了。

另外，《宋書》符瑞志中又有預言宋武帝即位的沙門，《魏書》靈徵志裡有沙門發掘玉而獻給皇帝的記載，自從南北朝時代後半起，逐漸見到僧侶報告災異瑞祥的記載。這意味著佛教靠近政治現場。實際上，齊梁時代的神異僧保誌（寶誌），他在齊梁朝廷裡說過很多預言，其預言見於《隋書》五行志。

《廣古今五行記》裡也有說預言的僧侶，即是031〈惠炤師〉。³⁹《太平廣記》中的分類是徵應卷·邦國咎徵。這是因為惠炤預言了北齊的滅亡。惠炤師是北齊末的僧侶，突然進入宮廷裡，做了很多奇怪的行動而說預言。然後北齊滅亡了。關於他也沒有任何其他的史料記載。這篇記載文字很多，總共多達734字，李劍國也認為不合《廣古今五行記》之文體，而存疑。⁴⁰

又一則有關沙門的預言只見《廣古今五行記》而沒被五行志收錄的是048〈唐望之〉：

咸亨四年（673），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選科五品，進止未出。聞有一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云：「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人，故闢相託，能設一頓鱸否。」司戶欣然，即處置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戶家人云：「蒜盡。」此僧云：

「既蒜盡，去也。」即起。司戶留之，云：「蒜盡，遣買即得。」僧云：「蒜盡，不可更住者。」堅留不得。司戶無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盡，所以異僧告之。⁴¹

這是一位無名異僧暗示司戶唐望之的死亡。唐望之無史書記載，屬於官位較低的官僚。因此這個記載不被史書五行志採錄。這樣的個人死亡徵兆也亙古以來就有，可是其預言者是僧侶的例子比較罕見。最後的「蒜者，算也，年盡，所以異僧告之。」也引該條的《太平廣記》卷142人臣咎徵和《太平御覽》卷862飲食部·膾和卷977菜茄部，蒜中只見於《太平廣記》而已。可知，《廣古今五行記》中的字謎、字音的預言本身是與史書五行志共通的，可是《廣古今五行記》的搜集範圍比五行志更廣泛，與國家無關的，政治地位低的人的咎徵也被採錄。

3.2 煽動反亂

如前所述，《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與《隋書》五行志的重複達到10條。其中雖無登場僧侶，卻是有關佛教的記載，即055〈宋子賢〉：

隋煬帝大業九年（613），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佛出世。又懸鏡於堂中，壁上盡為蛇獸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其鏡，遣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聚數千百人，遂潛作亂。事洩，官捕之。夜至，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其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復無火，遂擒斬之。⁴²

這樣的宗教反亂早在《漢書》五行志人病就已出現。那是西王母信仰之團體動亂的事件。這個記載其宗教主體變為彌勒佛是新的變化。這則宋子賢記載又見於《隋書》五行志裸蟲之孽（相當於別的五行志之人病災異）。字數比《廣古今五行記》多一些。這一則，《廣古今五行記》好像引自《隋書》五行志。並且《隋書》五行志的這一則卻不僅有這個記載，在後半部又有對另一個事件的敘述和解釋。

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眾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眾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⁴³

桑門等於沙門，與宋子賢一樣自稱彌勒佛而搞亂。《廣古今五行記》沒採錄這個部分的原因或許是直接寫著桑門的緣故，前者是白衣人冒稱彌勒佛，可以認為是非佛教者之反亂，後者是桑門煽動的。這段敘述沒有被引用可能是因為它的佛教色彩太濃。《隋書》五行志裸蟲之孽裡還有關於桑門的災異：

（後齊）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鳥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毆辱之。鳥，周色也。未幾，齊為周所吞，滅除佛法。⁴⁴

（開皇）七年（587），相州有桑門，變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⁴⁵

前者解釋為北周廢佛的凶兆。《隋書》五行志的其他災異類別包括因勸阻過度的佛教信仰而造成

的災異。比如火的災異中，梁武帝時的火災原因，被認為是他過度入迷佛教：

普通二年（521）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中大通元年（529），朱雀航華表災。明年，同泰寺災。大同三年（537），朱雀門災。水沴火也。是時帝崇尚佛道，宗廟牲牷，皆以麩代之。又委萬乘之重，數詣同泰寺，捨身為奴，令王公已下贖之。初陽為不許，後為默許，方始還宮。天誡若曰，梁武為國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天數見變，而帝不悟，後竟以亡。及江陵之敗，闔城為賤隸焉，即捨身為奴之應也。⁴⁶

總的來說，五行志，其中特別是《隋書》五行志的編纂者對佛教的態度，沒有好意。而且《廣古今五行記》沒有採錄這些資料的背景可能因為有意排除這些資料。

3.3 因果報應

五行志的基礎理論是西漢董仲舒提出的天人相關。這是說當皇帝犯錯的時候，天發出警告而發生災異，若皇帝不覺悟這些災異的時候，天最後滅亡其國家。這個犯錯和報應的關係類似於佛教所說的因果報應。當然中國民間也有這樣的樸素的天人感應思維，所以佛教因果報應教義早就被中國接受，六朝志怪裡也偶爾見到其背景好像含有佛教因果報應的實例。

於是，《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裡也有類似的因果報應的記載。《太平廣記》報應卷裡也包含《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的佚文，可是，這裡的佚文也並不反映純粹的佛教色彩。舉例來說，《廣古今五行記》012〈李嬰〉是為了勸誡殺生的因果報應的內容：

東晉義熙中（415-418），鄱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於用弩。嘗射大麋，解其四足，懸著樹間，以臠為炙。方欲共食，遙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斂取麋頭骨皮骨，並火上雜肉，悉內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須臾俱卒。⁴⁷

其中出現的大人沒有加上任何說明，無法知道是否與佛教有關。可是看似是在勸誡殺生。勸誡殺生是佛教特有的教義。這條記載又見於《太平廣記》卷443畜獸·麋和《太平御覽》卷906獸部·麋。文章基本上與上舉的《廣古今五行記》一樣，沒有開頭東晉義熙中年號記載，可是最後的結果部分截然相反。上舉的「嬰兄弟須臾俱卒」的文字作「亦竟無他焉」。李嬰兄弟並沒有去世。這兩個重複記載之出處不是《廣古今五行記》，《太平廣記》之出處是《鄱陽記》，⁴⁸《太平御覽》之出處是《鄱陽記》。

李劍國認為《太平御覽》引書目錄有徐湛《鄱陽記》，其他的《太平御覽》中《鄱陽記》引文中有貞觀的年號而推測《鄱陽記》作者徐湛是唐初人。《鄱陽記》無史書著錄。類書等的引文中偶爾表示其作者劉澄之或徐湛之。《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和《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劉澄之是宋朝劉氏一族，宋武帝族弟營浦侯遵考之子。⁴⁹據《隋書》經籍志之記載，可知劉澄之活到南朝齊而撰寫地理書。徐湛之《宋書》卷71有傳。字孝源，東海郟人。另外，《太平寰宇記》所引用的《鄱陽記》，不僅有唐初年號，又有西漢的年號，而涉及晉代人的軼事。甚至還有比初唐更晚的記載。從這些事實可以推測，該

書有幾種版本，自從六朝時代累積編纂，廣泛搜集有關鄱陽地方的歷史地理記載之書。在這一點，《廣古今五行記》參考當時的《鄱陽記》時，有東晉的年號也並不奇怪。

還有，六朝志怪裡有不寫明佛教而受報的記載，《搜神後記》元嘉年終，廣州三人在山中伐木時發現三個卵而將要吃的時候，大蛇出現並奪取這些卵，然後三人不久皆死。這個也屬於勸誡殺生而沒有直接出現佛教的記述。⁵⁰大概晉代以來就有類似的記載，而《廣古今五行記》取材的書籍不僅是史書五行志和志怪，還有地理書之類。因此，上舉的年代記載分布中有比較古老的不見於其他書的記載，這是因為《五行記》、《廣古今五行記》所依據的書已經散失了的緣故。

《廣古今五行記》又有缺失佛教色彩的因果報應敘述，而其記載重複於唐初唐臨的佛教志怪《冥報記》。169〈河南婦人〉：

隋煬帝大業中(605-618)，河南有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暗，婦切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以示兒。兒還見，欲送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其婦俄而從空落，身如故，而易頭為白狗頭。⁵¹

同一個記載見於《冥報記》卷下。《法苑珠林》卷49不孝、《太平廣記》卷162感應也引自《冥報記》。這確實是《冥報記》的作者唐臨記下的。《冥報記》全篇是有關佛教的內容，可是這一則有兩個問題：其一是婦人所作的事情明明是壞事，但犯戒的內容是不孝。在佛教的教義上不太重視孝的問題，從六朝以來，有關不生子孫而出家的沙門是否為孝而展開激烈的論爭。雖然如此，佛教類書《法苑珠林》也設有不孝的題材，在這一點，通俗佛教已經包含孝順的戒律了；其二是《廣古今五行記》的句子，婦人頭部變成白狗頭而止，可是，《冥報記》還有文字續下：「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後不知所在。」⁵²可知，處罰婦人的主體表現為天，不是佛。這個也是一般的佛教的因果報應故事中罕見的記載。這樣的例外之故，《廣古今五行記》或許採取這個記載。

另外，《廣古今五行記》和《冥報記》的重複亦有兩條，即008〈京兆獄卒〉和177〈代州王將軍女〉。前者是酷吏的嬰兒出生畸形而死，後者是愛好狩獵的將軍之女受殃而死。這兩條也不太具有濃厚的佛教色彩，可是後者的《冥報記》卷下之原文有最後：「合家齋戒練行」⁵³的文字。可知，王將軍之家人已經開始信仰佛教。可是《廣古今五行記》的記載中刪掉了。這也表示《廣古今五行記》的編纂者，不太重視佛教信仰，只注意原因和結果的怪異結構而已。

最後，要舉一個不明顯宣揚佛教因果報應，同時見於《廣古今五行記》和《隋書》五行志的例子。這即是138〈大興村〉：

隋開皇末，大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遂不見。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魚，長丈餘，小而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割其腹，得秬米飯。後數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⁵⁴

村民將設佛會時候，奇怪的老翁好像變成白魚，將射殺白魚的人的家人然後都溺死。這裡佛教的因果報應也不太明確。《隋書》五行志魚孽記載這個內容而寫得更詳細，事件發生年是開皇十七年(597)，而魚腹中得到秬米飯後有：「始知此魚向老翁也。」⁵⁵的說明。《隋書》五行志與《宋

書》五行志不同，幾乎沒有採取與國家無關的災異記錄。尚不清楚這條被《隋書》五行志採取的緣故，但可以認為是比較例外的存在，或許正因為如此才被《廣古今五行記》所取材。

結論

董仲舒等提倡的災異思想，越到晚期越走向崩壞，而災異的範圍也從國家擴展到民間。佛教因果報應思想基本上沒有解釋國家命運，吃雞蛋的北周文帝也以一個打破佛教戒律的人而在地獄被處罰。

當時又見到災異概念擴大的現象，平澤步指出史書五行志所引用的《洪範五行傳》也是如此，南北朝末期的五行志多數引用其增補版《洪範五行傳論》。⁵⁶《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也不見到董仲舒那樣的災異思想，這兩本書搜集擴張個人徵兆的災異，有的部分雖然包含僧侶對國家滅亡的預言等，可是其比率太低，而關於梁代北朝等的罕見的資料極為寶貴。

從六朝末至隋唐初，佛教逐步滲透中國社會，而與政治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例如武則天，她利用佛教學說證明她當皇帝的正統性，⁵⁷當時正是《廣古今五行記》編纂的時期。可是，《廣古今五行記》並不完全支持佛教，在上述的分析中，這本書採取的佛教性災異是並不完全反映佛教教義的。

這樣的類書的編輯方法也或許反映出特定的時代風氣，隋代顏之推《冤魂志》也在非佛教性的報應思想之下，搜集了古老時代的文獻並徵引同時代的包括佛教因果報應的見聞而成書。⁵⁸

《五行記》和《廣古今五行記》之作者並不是佛教信者，筆者推測，其中有上述的類似通俗占書的解釋，這意味著《廣古今五行記》將有關國家災異的五行災異理論，擴張至通俗的身邊的事件，進一步要確立通俗的占卜理論。其中就包括佛教之因果報應的實例。

*這篇論文得到科學研究費 5～12 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術數文化〉の深化と變容（編號：20H01301）的資助。

注釋

- 1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廣古今五行記三十卷〉項，頁207-231。
- 2 〔唐〕竇維濤撰、李劍國輯校《廣古今五行記 古體小說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20），212頁。
- 3 關於蕭吉之生涯和學問、技術，參看余欣〈中古時代陰陽家之學與術：以蕭吉為中心〉（《復旦學報》2015年第3期）。有日語翻譯版。佐佐木聰和大野裕司譯〈中國中世における陰陽家の第一人者：蕭吉の學と術〉，載東アジア恠異學會編《アジア遊學：恠異を媒介するもの》（東京：勉誠出版，2015）。
- 4 劉國忠《〈五行大義〉研究》，（沈陽：遼寧出版社，1999），四蕭吉及其著述考，4《五行大義》與《五行記》關係辨，頁44-47。
- 5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 修訂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第七章北朝隋代志怪小說，一北朝隋代佛教徒及數術家的志怪，頁489-491。

- 6 李竹玉〈隋唐五行兆應小說研究：以《五行記》與《廣古今五行記》為例〉(2011年西南大學碩士論文)，頁8-10。
- 7 《玉海》(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元至元三年(1337)慶元路儒學刊本影印，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頁135(第34葉ab)。
- 8 《姬侍類傳》是宋周守忠輯的《蒙求》之類的類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有影印明抄本。
- 9 本篇論文中，據前注2所舉的李劍國輯校的序號，表示序數。
- 10 《廣古今五行記》，頁88。見《太平廣記》卷361妖怪，出《廣古今五行記》，沈本作《五行記》。
- 11 前注1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增訂本)》。
- 12 《廣古今五行記》，頁178。
- 13 《廣古今五行記》，頁200-201。見《太平廣記》卷443畜獸·鹿。這條記載《初學記》卷29獸部·鹿引作陶潛《搜神後記》、《白孔六帖》卷97鹿、《太平御覽》卷906獸部·鹿引作《搜神記》。李劍國書又有南宋以後類書等的引用情況，這些情報暫時無需，所以在這裡不提。這條見明刊10卷本《搜神後記》卷9。
- 14 關於五行志和志怪之關係，參看拙作《怪を志す：六朝志怪の誕生と展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20)，頁56-75。
- 15 前注6引李竹玉〈隋唐五行兆應小說研究〉，頁26-28。
- 16 關於《修文殿御覽》，參看森鹿三〈修文殿御覽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36、1964)頁235-259；劉安志〈《華林遍略》乎？《修文殿御覽》乎？：敦煌寫本P.2526號新探〉，載《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原刊論文發表於2013)，頁227-265等。
- 17 《廣古今五行記》，頁202。見《太平御覽》卷978菜茹部·瓜，引《五行記》。
- 18 見《梁書》(本篇論文中所引用的正史都用北京：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何敬容傳：「普通二年，復為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四年，出為招遠將軍、吳郡太守。」，頁531。
- 19 同上注，頁532。
- 20 《廣古今五行記》，頁196-198。見《太平廣記》卷393雷，出《五行記》。
- 21 ①《廣古今五行記》頁76-77，075〈王敦〉中引用干寶曰完全同於干寶《搜神記》和《宋書》五行志；②頁108-109，107〈徐妃〉與《太平御覽》卷876所引《南史》(不見於現在的《南史》解釋相似)是梁元帝徐妃的記載；③頁147-148，146〈小鍾古文〉中郭璞云之內容重複與《宋書》符瑞志。《晉書》郭璞傳中的郭璞發言有些不同；④頁167-169，170〈蟻鬪〉，重複於《北齊書》卷2神武紀下；⑤頁169，172〈盟〉中引用的劉向以為重複於《漢書》五行志；⑥頁179-180，185〈茱萸樹〉郭璞卜云的發言是簡略《宋書》五行志中的郭璞解釋。更詳細的解釋見於《晉書》郭璞傳。
- 22 《廣古今五行記》，頁35。見《太平廣記》卷139徵應·邦國徵應，出《廣古今五行記》。
- 23 《隋書》五行志，頁651。
- 24 《廣古今五行記》，頁81。見《太平廣記》卷360妖怪，出《廣古今五行記》，明鈔本作《五行記》。
- 25 同上注。
- 26 同上注。
- 27 《隋書》五行志，頁648。
- 28 《廣古今五行記》，頁36。見《太平廣記》卷139徵應·邦國徵應，出《廣古今五行記》。
- 29 《廣古今五行記》，頁37。見《太平廣記》卷139徵應·邦國徵應，出《廣古今五行記》。
- 30 《廣古今五行記》，頁160。見《太平御覽》卷942鱗介部·蟹，引《廣五行記》。
- 31 參看《廣古今五行記》，頁158-160。
- 32 《廣古今五行記》，頁169。見《太平御覽》卷948蟲豸部·蜘蛛，引《廣五行記》。
- 33 《唐》瞿曇悉達撰《唐開元占經》(據文淵閣四書全書本排印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卷4地占·地生雜物，頁40。
- 34 《漢書》五行志，頁1342。
- 35 《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復製重印，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914羽族部·鳥，頁4051-4052。
- 36 《唐開元占經》卷116禽占·鳥咎徵，頁1095。

- 37 參看前注3引余欣論文，頁5-8。
- 38 《宋書》五行志，頁919。
- 39 《廣古今五行記》，頁31-35。見《太平廣記》卷139徵應·邦國咎徵，出《廣古今五行記》。
- 40 包括〈惠昭師〉的預言僧侶系譜，參看拙作〈中國の佛教者と予言・讖詩：佛教流入期から南北朝時代まで〉載前注3引《アジア遊學：怪異を媒介する物》，頁206-220。
- 41 《廣古今五行記》，頁49。見《太平廣記》卷142徵應·人臣咎徵，闕出處。《太平御覽》卷862飲食部·膾、卷977菜茹部·蒜，都引《廣五行記》。
- 42 《廣古今五行記》，頁56。見《太平廣記》卷285幻術，出《廣古今五行記》。
- 43 《隋書》五行志，頁663。
- 44 《隋書》五行志，頁661。
- 45 《隋書》五行志，頁662。
- 46 《隋書》五行志，頁620。
- 47 《廣古今五行記》，頁14。見《太平廣記》卷131報應·殺生，出《廣古今五行記》。
- 48 《太平廣記會校》認為當是《鄱陽記》，而指出黃本作「出（謝）蟠《雜說》」，頁7935。謝蟠《雜說》，《太平廣記》另外有一則見於卷200文章〈高駢〉，是一種詩話，內容不相似。《新唐書》藝文志集部別集類有謝蟠《隱雜感詩》二卷。《全唐詩》沒有採錄謝蟠詩。無法知道他的生平履歷。
- 49 《宋書》卷51營浦侯遵考傳：「（營浦侯遵考）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頁1482。
- 50 這條記載見於《太平御覽》卷885妖異部·怪、《太平廣記》卷475蛇引作《續搜神記》、《太平御覽》卷934鱗介部·蛇和《太平廣記》卷131報應·殺生引作《搜神記》。李劍國認為事在元嘉中，當出《搜神後記》。參看李劍國《搜神後記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516。見明刊本《搜神後記》卷10。
- 51 《廣古今五行記》，頁166。見《太平御覽》卷947蟲豸部·蚯蚓，引《廣五行記》。該書作「姑怪其味藏」，因《太平御覽》無「藏」字，故刪除。
- 52 《冥報記》（峰岸明編《高山寺古典籍纂集》高山寺本影印翻字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頁82。方詩銘輯校《冥報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56。
- 53 《冥報記》（高山寺本影印翻字本），頁79。方詩銘輯校本，頁47。
- 54 《廣古今五行記》，頁138。見《太平廣記》卷469水族·水族為人，出《廣古今五行記》。
- 55 《隋書》五行志，頁651。
- 56 參看平澤步〈《洪範五行傳》の發展と變容〉（川原秀城編《アジア遊學：漢學とは何か》，東京：勉誠出版，2020）。他又指出，《魏書》靈徵志（這是五行志和符瑞志合併的志）之災異排列，不據五行五事之分類，好像是類書性的分類。
- 57 參看孫英剛〈佛教對陰陽災異說的化解：以地震、火災與武周革命為中心〉，載於《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42-284。
- 58 參看小南一郎〈顏之推《冤魂志》をめぐって：六朝志怪小説の性格〉（《東方學》65，1983），頁15-28。

關鍵詞：《五行記》、《廣古今五行記》、五行災異思想、因果報應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ve Elements of Disaster and Buddhist Karma as Seen
in *Miscellaneous Past and Present Records of Strange Phenomena of the Five Elements*

SANO, Seiko

The elements of zhiguai (志怪: strange writing) in the 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did not concern with those of wuxingzhi (五行志: treaties on the five elements). The zhiguai is a collection of personal strange phenomena, while wuxingzhi recorded incidents concerning the fate of dynasties. Nonetheless, there are two book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ith titles that include the word wuxing, and they also recorded the incidents mentioned in the wuxingzhi: *Wuxingji* (五行記: *Five Elements Accidents*) and *Guang Gujin Wuxingji* (廣古今五行記: *The Wide Records of Five Elements Accidents Occurred in the Past and Modern*).

Both *Wuxingji* and *Guang Gujin Wuxingji* have already been lost, and the remaining articles are found in the category book. The overlap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and successive wuxingzhi is about 15%, but the overlapping content does not reflect all the contents of wuxingzhi. Although the recorded disasters in wuxingzhi have interpretations, these two books only quote the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 Only two articles have 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interpreted texts in these articles seem to be the contents of popular divination books. *Guang Gujin Wuxingji* also has a few articles on Buddhist karma. These articles, however, do not specifically dwell on Buddhism; rather they are grouped together just as traditional Chinese retaliation cases.

Buddhism had a big influence on society during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ies. *Guang Gujin Wuxingji* was also influenced by Buddhism, but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was not Buddhist, and the book was probably intended to link their articles with divination in popular socie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and wuxingzhi and consid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 Gujin Wuxing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uddhist karma articles in these texts.

Keywords: *Wuxingji*, *Guang Gujin Wuxingji*, five elements of disaster, Buddhist karma